

## 第七章 斯蒂芬

斯蒂芬继位——与苏格兰开战——马蒂尔德一  
党叛乱——斯蒂芬被俘——马蒂尔德加冕——斯蒂  
芬获释——复辟——内战继续——国王与亨利王子  
妥协——国王去世

随着封建法的发展和巩固，男性继承采邑的权利优于女性的原则渐渐被接受。封地被视为军事俸禄而非财产，原初授予即以军事服役为条件。但是，当采邑在同一个家族传了几代后，原始目的就渐渐不起作用了，女性开始继承封建采邑。允许她们继承私人领地的同一个新原则也自然而然地导致她们继承王位、掌握政权。因此，英格兰王国和诺曼底公国的男性继承人断绝，马蒂尔德皇后继位，无人公开反对。亨利国王早已要求二邦所有封臣对马蒂尔德宣誓效忠。他设想，这些贵族不大容易抛弃马蒂尔德的继承权、背叛自己两度作出的誓言和承诺。但他自己得国不正，就足以让他明白：无论英国人还是诺曼人都无意严格遵循继承法则。每一次篡夺的先例都会为以后的篡夺提供理据。国王有理由担心自己费尽心机为女儿打下的基业遭到侵渔，篡位者甚至可能就在王族之中。

征服者威廉的女儿阿德拉嫁给布洛瓦伯爵斯蒂芬。他们的几个儿子中，斯蒂芬和亨利年龄最幼。先王邀请他们来到

英格兰，给予厚赐殊荣，恩荣远逾诸臣有幸得君者。亨利醉心教务，出任格拉斯腾伯里修道院长和温彻斯特主教。尽管这些职位已经颇为可观，但斯蒂芬从他舅舅的慷慨中获得了更持久更可靠的利益。<sup>①</sup> 国王为他迎娶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之女马蒂尔德，她不仅带来了法兰西的封建封土，还有布洛涅家族在英格兰分得的巨大产业。通过这次联姻，斯蒂芬和英国王室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他的岳母玛丽是现任苏格兰国王大卫和亨利国王第一个妻子马蒂尔德的姊妹、马蒂尔德皇后的姨母。国王自以为扶植斯蒂芬，就会加强宗室的势力，不断增加斯蒂芬的产业。他将罗伯特·马勒特在英格兰的产业和蒙田伯爵在诺曼底的产业没收，赏赐给斯蒂芬。斯蒂芬感于王恩浩荡，对马蒂尔德皇后继位表现得鞠躬尽瘁。当贵族们向马蒂尔德效忠时，他和国王的私生子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第一批宣誓，忠义奋发、溢于言表。<sup>②</sup> 在这一段时间，他继续收买人心，争取英国民族的友谊，似乎表现出各种美德，对实现他的目的大有帮助。斯蒂芬的勇武、活跃、气魄深受贵族们的尊重。他身居高位，却慷慨大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当时所罕见，因而深受人民、特别是伦敦市民的爱戴。<sup>③</sup> 尽管他不敢采取进一步光大门户的行动，以免引起亨利国王锐利目光的警觉。他仍然希望，通过积累财富和权力、博取民望，他可以恰到好处地打开通向王冕的道路。

亨利国王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斯蒂芬立刻切断了感恩

---

① Gul. Neubr. p. 360. Brompton, p. 1023.

② W. Malm. p. 192.

③ W. Malm. p. 179. Gest. Steph. p. 928.

和忠诚的纽带。他甘冒奇险，全力投入他有罪的野心。他甚至不取阴谋诡计，相信自己迅疾大胆的行动足以克服英国人和诺曼人对法律和君统的微弱依恋。他渡海直奔英格兰。虽然多佛和坎特伯雷市民得知他的意图、关闭城门，他还是马不停蹄、直抵伦敦。伦敦的下层等级受斯蒂芬的间谍挑唆、又被他的民望打动，立刻拥立他称王。他下一步就是博取神职人员的欢心，举行加冕礼。他相信一旦占据了王位，就不大可能从他手中夺走。他弟弟亨利是温彻斯特主教，在这个紧要问题上对他帮助极大。他首先争取了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罗杰深受先王宠爱，他的财富和尊荣都源于此，却对宗室恩将仇报。他同时游说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借助其职位，给斯蒂芬涂油加冕。大主教和其他人一样，已经向马蒂尔德宣誓效忠，拒绝给斯蒂芬加冕。但大主教的反对不久就屈从于斯蒂芬的权宜之计。这种手段和这次革鼎的其他手段一样不光明正大。王室总管雨果·比格德在大主教之前向病榻托孤的先王宣誓，宣称国王对马蒂尔德不满，希望把全部王室领地留给布洛涅伯爵继承人。<sup>①</sup> 威廉大主教相信或假装相信比格德的证词，为斯蒂芬涂油加冕。斯蒂芬凭籍宗教典礼，既没有继承权、又没有贵族或人民的同意，就开始行使王权。没有几个男爵参加他的加冕礼。<sup>②</sup> 但没有人反对他篡位，无论多么不公不义或恶名昭著。宗教信仰一旦堕落为迷信，对巩固社会责任感就没有多少效果。人们虽然多次宣誓效忠马蒂尔德，还是服从了获得神职人员赞同、坎特伯雷大主教涂

---

① Matth. Paris, p. 51. Diceto, p. 505. Chron. Dunst. p. 23.

② Brompton, p. 1023.

油加冕的君主。<sup>①</sup>

也许是为了巩固他摇摇欲坠的王位，斯蒂芬颁布了一部宪章，向各等级慷慨承诺。对神职人员，他许诺将会迅速补充所有空缺的圣俸，绝不征收空缺期间的租税。对贵族，他许诺将会把王室森林的边界收缩到古代的范围，纠正一切侵渔。对人民，他许诺豁免丹麦金、恢复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典。<sup>②</sup>先王在温彻斯特积累了大笔财宝，为数达十万镑。斯蒂芬掌握了这个金库，立刻用这笔钱来对付宗室，而先王积蓄的本意却是为了光大和保护宗室。聚敛政策的结果不外乎如是。篡位者利用这笔钱，虽然没有收买到教会和贵族要人的爱戴，却已经收买到他们的服从。但这样脆弱的安全不能让斯蒂芬满意，他从欧洲大陆、特别是布列塔尼和佛兰德、带来了一支缺乏纪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由于政策不良、政治混乱而充满了欧洲各邦的亡命之徒组成的。<sup>③</sup>这支雇佣军以军事恐怖保卫王权。斯蒂芬为了进一步威慑不满分子，乞灵于宗教的恐怖，从罗马求得敕书，确认其王权。教皇看到这位君主即位，将世俗争议诉诸教廷的权威，很高兴地确认了他的王位。<sup>④</sup>

马蒂尔德和她丈夫杰弗里在诺曼底和在英格兰一样不走运。诺曼贵族世代反对安茹家族，向斯蒂芬的兄长、布洛瓦伯爵西奥博尔德请求保护和援助，但听到斯蒂芬在英国即位

---

① 以前加冕礼分量极重。不到君主加冕，僧侣作家绝不会称之为国王，哪怕他早已占据王位，行使了君主的一切权力。

② W. Malmes. p. 179. Hoveden, p. 482.

③ W. Malm. p. 179.

④ Hagulstad. p. 259, 313.

的讯息，许多人都希望保持原有的诺曼底 - 英格兰联盟，转而向斯蒂芬效忠，将诺曼底政府交给他。在位法王、年轻的路易接受斯蒂芬长子尤斯塔斯为诺曼底公爵，接受他的宣誓效忠。斯蒂芬为了进一步交好法兰西王族，将姐姐康斯坦蒂亚嫁给路易。布洛瓦伯爵撤销了对诺曼底的一切要求，取得两千马克年金为补偿。杰弗里不得不与斯蒂芬签署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其间斯蒂芬付给他五千马克年金为补偿。<sup>①</sup> 斯蒂芬前往诺曼底，亲自完成所有这些交易，然后返回英格兰。

先王的私生子、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有荣誉感、有才干，忠于姐姐马蒂尔德的事业，热忱地维护君统。主要由于他的谋划和抵制，国王有理由担心英格兰再度革鼎。罗伯特在诺曼底得知斯蒂芬继位，发现事起仓促、自己处境窘迫。向篡位者宣誓效忠有损荣誉、违背了他对马蒂尔德的誓言，不向篡位者宣誓效忠，可能被逐出英格兰、无法为王室效力、经营复辟。<sup>②</sup> 他同意宣誓效忠，但附有书面条件，国王全部必须履行：不得侵犯罗伯特任何权利或尊荣。斯蒂芬虽然明白：这样不寻常的保证与臣民的义务不相符、罗伯特可以在第一个有利时机用作叛乱的借口，但慑于罗伯特盟友、部曲众多，还是接受了所有条款。<sup>③</sup> 神职人员当时很少被视为国王的臣民，模仿这个危险的先例。他们也在效忠誓言上附加了条件，只有国王保卫教会的自由、支持教会的纲纪时，他们才履行承诺。<sup>④</sup> 男爵们如法炮制，索取的条件对天下太平和王室权

---

① M. Paris, p. 52.

② W. Malm. p. 179.

③ W. Malm. p. 179. M. Paris, p. 51.

④ W. Malm. p. 179.

威危害更大。许多贵族要求加固自己城堡的权利，深沟高垒、坚壁自守。国王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拒绝这些非分的要求。<sup>①</sup>立刻，英格兰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这些贵族的堡垒，由他们的附庸或恣睢的士兵守卫。这些军队和贵族之间的私斗使人民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蹂躏。法律无法节制、暴力完全失控，英格兰到处兵荒马乱。贵族之间的私斗到处如火如荼，他们甚至僭取私铸钱币的权力，破坏了一切法律。<sup>②</sup>王纲解钮，低级贵族和人民一样，得不到法律保护，为了求一时之安，不得不求庇于附近的首领。为了获得首领的保护，他们必须满足首领的勒索，协助他掠夺其他人。一座城堡建立，就会导致其他的城堡跟进。他们甚至无须征求国王的许可，自以为根据自我保护的伟大原则，他们的武备必须与邻居相当。这些邻居一般也就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封建政体的贵族权力通常具有压迫性，现在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斯蒂芬虽然不缺乏勇武和才能，但得国不正，不得不容忍同样的暴行，他自己就是依靠这样的暴行才登上王位的。

但斯蒂芬没有长期屈从于这些暴行、坐视王灵扫地。他发现王室法定特权不断遭到抵制和侵渔，自然有乾纲独断、全部撕毁自己为继位所作让步的想法。<sup>③</sup>他也想摧毁臣民的古老特权。国王的权威主要来自雇佣兵，他们靡费王室金库、四出掠劫，到处怨声载道。格洛斯特伯爵和他的朋友现在已经定下叛乱计划，渡海离开英国，给国王送来一封挑战书，

---

① W. Malm. p. 180.

② Trivet, p. 19. Gul. Neub. p. 372. Chron. Heming. p. 487. Brompton, p. 1035.

③ W. Malm. p. 180. M. Paris, p. 51.

借口他违背誓言附加条件，撤销效忠。<sup>①</sup> 苏格兰国王大卫兴师犯境，号称为了侄女伸张正义，深入约克，大肆蹂躏。北方的贵族若不是被他的屠杀和蹂躏激怒，很可能会加入他的军队。阿伯马勒伯爵威廉、罗伯特·德·法瑞尔、威廉·皮尔西、罗伯特·德·布鲁斯、罗杰·莫布里、埃伯特·莱西、沃尔特·勒斯佩克这些有实力的贵族集结了一支大军，在北阿勒顿扎营，等待敌军到来。此役称为军旗之战，英军在货车上高竖十字架，作为军旗。苏格兰兵败，国王大卫和他的儿子亨利仅以身免。这次胜利震慑了英格兰的不满分子，很可能给斯蒂芬的王位增加几分稳定性。但斯蒂芬陶醉于胜利，和神职人员发生争执，这对他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斗争。

尽管古代教会强大、王权微弱、法纪荡然，但在那个无法无天、恃强凌弱的时代，君侯和贵族以利剑的力量为权利的界限，能否受教尊重权利与特权，值得怀疑。最糟糕的事情是，有时候主教们的做法和男爵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披坚执锐，与国王和邻人械斗。他们的责任是维护和平，结果反而增加了混乱。索尔兹伯里主教效法贵族，在瑟尔本和德维奇斯修筑了两座坚固的城堡，还要在马姆斯伯里建第三座。他的侄子、林肯主教亚历山大在纽瓦克筑塞设防。斯蒂芬现在已经从不幸的经验中明白堡垒林立之害，决定平毁神职人员的城堡，因为他们不像贵族那样负有军事责任。<sup>②</sup> 他借口索尔兹伯里主教和布列塔尼伯爵的扈从在宫廷中斗殴，将索尔兹伯里主教和林肯主教投入监狱，胁迫他们放弃刚刚

---

① W. Malm. p. 180.

② Gul. Neubr. p. 362.

建立的堡垒。<sup>①</sup>

国王的弟弟、温彻斯特主教亨利拥有教皇特使的委任，以教会君主自居，权力不稍逊于世俗君主。他罔顾兄弟之情，声称国王公然侵袭教会特权，决定捍卫教会。他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宗教会议，控诉斯蒂芬亵渎神明、暴力迫害教会显要的行径。神职人员即使行为失当，理应受到处罚或责难，也必须等待教会法庭的审判。国王目无教会法庭，自行其事，就是侵犯教会特权。<sup>②</sup> 宗教会议召唤国王出庭，为自己辩护。<sup>③</sup> 斯蒂芬不仅没有抵制这种侮辱，反而派出奥布里·德·维尔做自己的代表出席会议，申诉国王的理由。德·维尔指控两位主教叛乱不忠，但宗教会议不予理睬，拒绝核查两位主教的行动，直到国王把没收的城堡归还给他们。<sup>④</sup> 索尔兹伯里主教宣称要向教皇申诉。如果斯蒂芬及其党羽没有用手中的豺狼之师威胁他们，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可能很快就会激化。<sup>⑤</sup>

争执正在进行，别的灾难又接踵而来。民心怨望、与日俱增。马蒂尔德皇后得此良机，又受到教皇特使本人的邀请，携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和一百四十名扈从在英格兰登陆。她驻节阿伦德尔城堡，寡后阿德莱斯、现在是苏塞克斯伯爵威廉·德·阿尔比尼夫人、为她打开了城堡的大门。马蒂尔德传谕各郡党羽，拿起武器。阿德莱斯本来指望儿媳率大军登

---

① Chron. Sax. p. 238. W. Malmes. p. 181.

② W. Malm. p. 182.

③ W. Malm. p. 182. M. Paris, p. 53.

④ W. Malm. p. 183.

⑤ W. Malm. p. 183.



陆，感到危险。马蒂尔德让她放心，首先前往布里斯托尔。这里原来属于她兄弟罗伯特的格洛斯特。当地贵族米洛以勇武著称，拥戴马蒂尔德的事业，为她提供了保护。不久，戈弗雷·塔尔伯特、威廉·莫汉、拉尔夫·洛威尔、威廉·菲茨约翰、威廉·菲茨阿兰、帕格内尔和众男爵相继来归，拥戴马蒂尔德。她的党派颇负物望，势力日增，渐渐压倒了斯蒂芬的党派。

如果我们照录时人和权威史家记载的所有军事行动，本朝纪事势必卷帙浩繁。但这些战事自身意义不大，时间地点记载混乱，很难给读者带来教益和乐趣。可以肯定，王国处处兵戈。好战贵族们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约束，以国事为借口，变本加厉、荼毒四境、仇杀无忌、压迫无度。贵族的城堡变成合法盗贼的庇护所，他们不分昼夜、蹂躏乡野甚至市镇。他们先抢走一切值钱的东西，然后为了寻找财宝而拷打俘虏，将俘虏卖为奴隶，烧毁俘虏的房屋。他们恣睢无忌，反而破坏了自己的目的。神职人员的人身和产业本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也和全国其他地区同遭蹂躏。土地荒芜、农具或毁或弃，自然引起严重的饥荒。两党同受其害，掠夺者和赤手空拳的人民一样，饥寒交困、人数大减。

两党几次谈判，几次达成和议，然而蹂躏破坏从未停止。最后，国难似乎有望告一段落。切斯特伯爵拉尔夫和他的同母异父兄弟威廉·德·罗莫拉拥戴马蒂尔德，奇袭林肯堡。但市民更喜欢斯蒂芬，向他求援。国王围困城堡，希望借助武力或饥荒完全征服此地。格洛斯特伯爵率军驰援盟友，斯蒂芬得知敌军逼近，陈兵野战，一决胜负。酣战之后，王军

两翼溃逃。斯蒂芬被敌人包围，众寡不敌、力战被擒。他被送往格洛斯特，一开始受到人道的待遇。不久以后，就因为猜疑而被戴上镣铐。<sup>①</sup>

首领被俘，斯蒂芬一党土崩瓦解。各地贵族投奔马蒂尔德，日夜相望于道。马蒂尔德虽然蒸蒸日上，却很清楚如果没有赢得教会的信任，胜利就没有把握。教皇特使的做法模棱两可，似乎只想羞辱他哥哥，而不是想毁掉他。马蒂尔德作了极大的努力争取亨利主教，在温彻斯特附近的平原上与他会晤。马蒂尔德承诺，只要主教承认她的王位、承认她才是先王的唯一继承人、效法王国余众向她宣誓效忠，他就可以掌握全部教会机构、特别是空缺的主教教区和修道院。马蒂尔德的兄弟罗伯特、布莱恩·菲茨-康特、格洛斯特的米洛和其他要人作保，监督马蒂尔德履行条约。<sup>②</sup> 他们最终说服了主教宣誓效忠，但同样附加了一份书面条件。马蒂尔德首先部分履行承诺，然后主教领她前往温彻斯特大教堂，在众主教和修道院长面前举行大典，庄严否认一切针对她的诅咒、代之以祝福，大赦马蒂尔德党羽的罪孽，将叛军逐出教门。<sup>③</sup> 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随后也来到宫廷，向马蒂尔德宣誓效忠。<sup>④</sup>

马蒂尔德为了进一步保证神职人员的拥戴，情愿从他们手中接受王冕，而不是遵循宪法成例，召集王国会议。无论为了因袭成例抑或维系物望，马蒂尔德同意由教皇特使召集

---

① Chron. Sax. p. 238. W. Malmes. p. 185. Gest. Steph. p. 961.

② W. Malm. p. 187.

③ Chron. Sax. p. 242. Contin. Flor. Wig. p. 676.

④ W. Malmes. p. 187.

宗教会议，确认她的王位。主教在宗教会议上致辞，宣称以前马蒂尔德缺席期间，他哥哥斯蒂芬获准掌握王权，许下众多美好的诺言，光大教会、遵守法律、革除弊政。但他悲哀地发现，国王在各方面都没有履行承诺。治安混乱。盗贼昼夜横行，不受惩罚。主教们被投入监狱，被剥夺财产。买卖修道院、掠夺教堂，王纲解钮、法纪废弛。他自己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召集主教会议，传唤国王。但国王非但不能改邪归正，反而闻过则怒。国王虽然行为不端，仍然是他的兄弟，情义不可废。但是，天父为重、兄弟为轻，获罪于天、无所逃也。国王落入敌手，实为天刑。选举或授予王权的权利主要属于神职人员，他召集会议就是为此。他首先祈求神助，随即宣布先王唯一继承人马蒂尔德为英格兰女王。会议全体成员或者欢呼、或者沉默，表示拥戴女王。<sup>①</sup>

这次决定王冕归属的会议上，仅有的俗人是应邀出席的伦敦人。即使是这些市民也没有表示意见，只是接受宗教会议的决定。不过，伦敦市的代理人没有这样消极。他们坚持释放他们的国王。但教皇特使告诉他们：伦敦人枉自跻身英格兰贵族之列、与众男爵共议国事，却在战场上卑鄙的抛弃了自己的领主，才会让侮辱神圣教会的国王落入敌手。<sup>②</sup>伦敦市民享有如许权威，原因在此。如果同时代作家菲茨－斯蒂芬所言属实，伦敦市将八万名将士投入战场。

伦敦虽然实力雄厚，拥戴斯蒂芬，仍然向马蒂尔德屈

---

<sup>①</sup> W. Malmes. p. 188. 作者是一个明智的人，当时在场，自称对会议通过的内容事事留心。因此，这段演说可以视为完全真实。

<sup>②</sup> W. Malmes. p. 188.

服。<sup>①</sup> 依靠罗伯特伯爵的精明审慎，女王似乎已经君临整个王国。但是好景不长，马蒂尔德除了身为女性、却要治理一个狂暴尚武的民族的不利条件以外，还有急躁专横的个性，不知道如何以亲切的态度缓和严厉的拒绝。斯蒂芬的王后，在许多贵族支持下，为丈夫请愿，提议斯蒂芬退位、隐居修道院。教皇特使希望，他的侄子尤斯塔斯亲王继承布洛涅和其他祖传采邑。伦敦人要求实行爱德华国王的法律，取代亨利国王的法律，称后者为痛苦和压迫之源。<sup>②</sup> 女王以傲慢专横的态度拒绝了所有这些请愿。

教皇特使可能从来不是马蒂尔德政府的真正盟友，被这些专横的行径激怒，秘密唆使伦敦人叛乱。密谋者几乎俘虏了马蒂尔德，她仓皇逃走、仅以身免。女王逃到牛津，接着退到温彻斯特。主教为了顾全体面，随她撤退，待机而动。但他一旦将所有家臣集结起来，就公开与伦敦人和斯蒂芬分散在王国各地的雇佣兵联合，将马蒂尔德围困在温彻斯特。温彻斯特粮秣不继，她不得不弃城而逃。逃亡中，她的兄弟罗伯特落入敌手。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虽然身居臣位，却是马蒂尔德一党的生命和灵魂，与斯蒂芬在敌方阵营的地位相若。马蒂尔德明白罗伯特的功绩和重要性，提议对等交换俘虏。内战再起，比以往更为猛烈。

斯蒂芬被俘时，罗伯特伯爵发现双方势均力敌，决定渡海前往诺曼底，向安茹伯爵称臣，说服他派大有希望的长子亨利来英格兰，出任女王一党的首领。但是，这个权宜之计

---

① Brompton, p. 1031.

② Contin. Flor. Wig. p. 677. Gervase, p. 1355.

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后果。斯蒂芬经过长期围困，拿下了牛津，又在威尔顿击败罗伯特伯爵。马蒂尔德虽然不乏阳刚之气，还是厌倦了胜败兵家常事，不愿让自己和家人暴露在没完没了的危险中，让儿子代替自己，然后退回诺曼底。几乎在此同时，罗伯特伯爵去世，对她的利益是致命一击，幸而斯蒂芬困于意味事件，没能利用这个机会获胜。斯蒂芬发现自己的某些党羽修筑城堡，有割据自雄之心，和敌人一样危险，就试图强迫他们交出城堡。由于这个公平的要求，很多贵族都疏远了他。他弟弟带来的教会势力也化友为敌，弃他而去。尤金三世出任教皇后，撤销了温彻斯特主教的教皇特使职务，改任他的敌人和对手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西奥博尔德在香槟省兰斯召集宗教会议，没有依据惯例，由英国教会选举其代表，而是自己提名了五位主教作为英国教会的代表，要求他们出席会议。斯蒂芬虽然四面楚歌，仍然执着于岌岌可危的王权，禁止五位主教参加会议。<sup>①</sup> 教皇明白自己的利益在于打击一位有争议的君主，给斯蒂芬一党下了禁令，作为报复措施。<sup>②</sup> 王党处境尴尬，而马蒂尔德一党得益于神圣教会的禁令，声势大振。最后，斯蒂芬不得不向罗马教廷屈膝，禁令才得以撤销。<sup>③</sup>

英格兰干戈渐歇，主要由于交战双方精疲力竭，而不是相互间缺乏敌意。罗杰·德·莫布里、威廉·德·瓦伦和许多其他贵族发现家里没有他们用武之地，参加了新的十字军。

---

① Epist. St. Thom. p. 225.

② Chron. W. Thom. p. 1807.

③ Epist. St. Thom. p. 226.

十字军一度时运不济、屡遭挫败，现在得到圣·伯纳德<sup>①</sup>的鼓吹，重振旗鼓、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随后发生的事件促使英格兰交战双方的敌意复炽。亨利王子年满十六，急于取得骑士资格。当时所有的绅士到了这个年龄都必须经过骑士授职礼，才能拿起武器。这个典礼即使对伟大的君主也不可或缺。亨利王子希望由舅父苏格兰国王大卫授予他骑士资格。为此，他率领大批扈从途径英格兰，他的党羽沿途不断加入，声势颇为浩大。他在苏格兰逗留了一段时间，入侵英格兰。在战斗中，亨利王子机智勇敢、大振雄风，即位后的雄才大略已经崭露头角，唤起了党羽的希望。他回到诺曼底以后不久，取得马蒂尔德的同意，接管了公国。次年，父亲杰弗里去世，亨利王子又继承了安茹和马恩两邦。他的婚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足以威慑敌人。吉耶纳公爵和普瓦图伯爵威廉的女儿和继承人埃莉诺嫁给法王路易七世已经十六年。他们参加十字军，讨伐异教徒。在东方，埃莉诺失欢于国王，甚至蒙受了与英俊风流的萨拉森人有染的嫌疑。路易太敏感而不够策略，和她离婚，将作为陪嫁并入法国的两个富饶省份还给她。年轻的亨利既不介意年龄的差距，也不在乎埃莉诺风流成性，求婚得手。埃莉诺离婚不过六星期，就嫁给亨利，带给他吉耶纳和普瓦图的嫁妆。这一次他收获巨大，前途光明，反响及于英格兰。斯蒂芬希望保证儿子尤斯塔斯的王位，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涂油，保证其继承人地位。大主教拒绝从命，渡海逃避斯蒂芬的怒火与暴力。

---

<sup>①</sup> Hagulst. p. 275 ,276.

亨利获悉民情，渡海入侵英格兰。马姆斯伯里一役，亨利小胜，进据其地，随后挺进瓦林福德，国王正以优势兵力围困该地。大决战指日可待，双方要人都对进一步的流血和混乱感到恐怖，试图从中斡旋。谈判正在进行，尤斯塔斯王子去世，方便了和议达成。双方同意：斯蒂芬终生为王，执法行政均以斯蒂芬名义进行，亨利所属各邦也应于斯蒂芬去世时并入英格兰王国。斯蒂芬之子威廉继承布洛涅和祖传采邑。所有男爵一致宣誓遵守条约，效忠王位继承人亨利。亨利撤出王国。第二年，斯蒂芬病倒，不久去世，防止了这种微妙情况下经常发生的猜疑争执。

斯蒂芬一朝，英格兰疮痍满目。就国王个人性格而言，篡位时鲁莽无忌、无视正义，很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他本人似乎资质颇佳，若能循例继位，原可以有大造于臣民的幸福和繁荣。<sup>①</sup> 他的勤奋、活跃、勇武都堪称出类拔萃，尽管缺乏健全的判断力，也不是毫无才干。他擅长收买人心，虽然处境危险，从未沉溺于残酷或报复。<sup>②</sup> 他称孤道寡，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或平安。尽管英格兰的地理环境不允许邻邦利用其混乱局势获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但国内的混乱已经造出了毁灭性的后果。罗马教廷借助内战的机会，极大地扩展了僭越的权力。英国法律本来严禁向教皇上诉，现在却成了每一次教会争议的例行公事。<sup>③</sup>

---

① W. Malmes. p. 180.

② M. Paris, p. 51. Hagul. p. 312.

③ H. Hunt. p. 395.

## 第八章 亨利二世

欧洲局势——法国——亨利初次施政——教权俗权之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国王与贝克特的争执——克拉林顿条例——贝克特流亡——国王与贝克特和解——贝克特自流亡中归来——贝克特遇害——哀悼——国王屈服

目前，欧洲各国统治者既相互结盟，又彼此斗争，一点不和的火星都会扩散到全欧洲。但这种形势至少有一种好处：可以防止任何暴力革命或某个特定的邦国遭到征服。古代人对此闻所未闻，尽管诸王国的外交政治理论和现在的翻云覆雨一样复杂纠结。商业还没有形成联接远方列国的纽带。一次战役甚至一次战斗就能结束一场战争，远方列国的活动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诸王国之间联络不便，彼此茫昧无知，因此许多邦国联合起来实现同一目的或参与同一事业极不现实。总而言之，蛮风未褪，各邦布满强横的男爵与大贵族。君主无暇他顾，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政府系统中，对邻邦事务更加漠不关心。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将诸王的视线引向海外。要么执着于耶路撒冷圣地得失守备，视之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荣誉和利益所在。要么卷入罗马教廷的纠葛，在一切教会事务上服从罗马，而教廷每一天都在争取诸王难以容忍的更大权威。



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以前，这个岛屿与世隔绝、政情不通。除了丹麦海盗入侵外，英国人享受幸福的孤立，在欧洲大陆上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威廉的外来统治将他们与法兰西的国王和大领主联系起来。教皇和皇帝在南北相望的德国和意大利之间互争雄长，而英法两国王在东西隔绝的两个王国之间和战无定，基本上没有受到欧洲其他各邦的支持或反对。

自加洛林王朝没落，法兰西各省享受到王权虚弱的好处。也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免遭诺曼海盗的蹂躏。大领主在民政和军事上几乎都是独立自主的，君主的特权削弱到微不足道的范围。休·卡佩以领主跻身王座，但他的采邑就臣民而言已经颇为可观、就君主而言未免太小，不足以支持泱泱大国的中央政府。王室领地只有巴黎、奥尔良、埃斯坦佩、贡比涅和散落在北方各省的几块土地。在王国其他地方，君主的权力有名无实。大领主习惯于不经国王许可就相互开战。如果他们自认为受到国王的伤害，也会拿起武器反对国王。他们管辖其封臣和附庸的一切民事审判，无须上诉。他们出于对王权的疑忌，很容易联合起来抵制任何节制他们非分权力的尝试。有些诸侯的实力和权威与大君主相伯仲，即使最小的男爵也能保证即刻和有效的保护。六大教会长老，再加上其他教会豁免权，严格地限制了执法范围。六大世俗贵族——勃艮第、诺曼底、吉耶纳、佛兰德、图卢兹、香槟——国大兵强、势同敌体之君。尽管这些领主和贵族在紧急情况下集结起来，其势不可当，但这样的联合几乎不可能发生，各家也难以协调一致。有时，在共同利益感的驱动下，他们也可